

桂花香

胡名才

庚子年中秋，我们一大家子又围坐在屋头喝茶拉家常了，清风徐来，清新的空气中嗅出一丝丝淡淡的似桂花香油分子的气味，再悠长地慢吸一口气，不错！就是那“桂花香”。

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呼哧呼哧的扇着扇子，啾啾的落到地面来，昨儿才两三片儿，怎的今天已铺上了一片金黄？哦，是秋天来了，来的悄无声音，来的春梦了无痕，在我们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就来了。某天的一个早晨，和往常一样起了床，突然觉得今天好像和昨天不一样了，于是打开衣柜搜索着，却寻不见一件合适的衣服，出门走在街上，看看行人的穿着，越发的有趣，穿短的、长的、丝袜的、牛仔的、裙子的、夹克的……风格万千，这就是秋，刚来的秋。

“是时候出去走走了。”我对妻子说，“嗯，是呢，都能闻到桂花香了。”可是到哪儿去呢，我却犯了愁，这周围都太熟悉了，茶余饭后都是漫步在街头巷尾，早已乏味了。“那就去老家吧！”妻子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当然，我内心也早有此意了。

老家的土坯房孤独寂寞地坚守了十几年，从生机盎然到荒芜颓废经不起雨雪风霜了，终于在去年的夏天倒下了，一家人为之惋惜了好一段时间。母亲总抱怨说：“我说让你们多去看看，应该好好修修，你们总说莫得时间，这下省心了，不晓得忙个啥子？”“唉！”父亲叹了口气，点燃一支烟，一声不吭地倚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

老屋西南角生长着一棵桂花树，很大的一棵，每年中秋时节，桂花吐出了金黄的小舌头，崭新的小芽头纯洁的、美美的，像是来自世外桃源的不曾见过世面的小清新。满目的金色呈现在绿叶丛中，一簇簇的金黄小花，是那么素雅大方，那么生机勃勃，那么令人心旷神怡。它那浓郁的幽香，渗透了空气的每一寸肌肤，四溢的花香陶醉了众人。那种香气是与清新的空气混合出的特殊气味，香分子的渗透力很强，十里八乡的人都能感受到丹桂飘香带来的愉悦。每逢中秋时节，周围的邻居会不约而同聚集在桂花树下，铺一张大的塑料纸，用细长的竹竿敲打枝丫，也有的几个人一起摇动粗壮的树干，这时候树下仿佛下起了桂花雨，那一朵朵精致的小花飘飘洒洒落下来，场面热闹而欢愉。此时的我会趁机爬上树，寻找开的最繁密，香味最浓郁的花枝丫折断一些，将他们带回家插在瓶子里，再往瓶子里加一点水，这样可以存活好几天呢。三两枝丫的桂花能使整个房间芳香四溢，那香味不浓不烈，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好似要在这样的氛围中才能静心读书和完成作业。

母亲常在这时节亲手一瓣一瓣地摘些下来，再做成桂花糕、桂花茶，酿些桂花酒，甚是美味，回味无穷。记得我参加工作那年，领到了第一个月薪水，很兴奋很激动，买了些果品和两瓶酒回家，饭桌上父亲正要开酒，一向不准许我喝酒的母亲说：“娃儿啊，你不是一直想尝尝桂花酒吗，这是今年新酿的桂花酒，你们喝吧！”我很诧异地看向母亲，母亲又说：“是该喝些酒了，往后啊，酸甜苦辣都要尝一尝，遇事也得自己扛了。”陪父亲一边谈论庄稼收成和我工作上的事，一边喝着酒，只觉得酒闻着格外的香，含在嘴里有点辣，下喉很是顺滑，我的状态也从拘谨慢慢转向兴奋，渐渐有些迷糊，紧接着语无伦次地高谈阔论了。因是第一次喝酒，大醉了一场，从那天下午一觉睡到第二天，起床后仍然晕乎乎的。从那次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各种原因经常喝酒，也常醉，但是从不曾烂醉如泥，总归还是有些分寸了。这些年，喝过百余种酒，参加过各色的酒场子，各种酒的香醇，各种酒的醉都不及母亲做的桂花酿，桂花酒的味道和后劲儿永远难以忘怀。

坐在院子里吃着母亲做的桂花糕，数着天上的星星，思索着老辈人说的“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天上落下颗星，地上就少个人”，我老是忙着寻找星星，想着也许会看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呢？母亲借着皎洁的月光缝补着我们在地上擦出大洞小洞的书包和在树上挂出口子、蹭掉扣子的衣裤。母亲一边缝着一边教训我们说：“你们咋就像牛儿一样的野呢，这么厚的帆布书包能弄出洞来？要再这样我就去学校找你们老师，让老师好好教训你们。”母亲知道我们最怕老师，却从来都没有给老师说过类似的事。

得知要回老家，女儿便问我回老屋要爬山吗？我说还是要走些山路的，女儿听了很兴奋，说：“终于可以爬山了！”近年村里基础设施完善了，地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要出村只能走路，青壮年去趟镇子就得早起摸黑，老人和小孩是难得去趟集市的，现如今宽大的水泥路蜿蜒盘旋于各山各湾，出行的便捷，信息的通畅，致使村里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一门心思地往集镇、城市跑，昔日农村热闹的生活气息已不在了。我一路思索着，不知不觉就到了老屋下面的山沟了，于是就开始了走不到一公里的山林小道，女儿冲在了最前面，说：“顺着桂花香味儿就能到老屋了吧！”不一会儿就到了杂草丛生，瓦垣断壁的老屋了，首先映入眼帘的还是那棵高大的桂花树，只见树干上缠绕着两根拳头粗细的野葡萄藤，女儿顺着藤很快爬上了树，说要摘些花芽儿给奶奶做桂花糕吃。想着母亲近来身体不好，不能一起回老家看看，心中不禁有些酸楚，采摘些母亲心中念想的桂花香带回去，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了。

接着参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明进程。随后又参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简称“北大医院”）。该院位于中南海的后面，创建于1915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国立医院，也是首批建立的临床医学医院之一。医院规模宏大，学科齐全，综合诊疗水平高。医院的老教授、医师都很敬业，看到我们首批北京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来医院参观，不时地露出微笑。参观的同学们都很高兴，从山区来的同学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医院，我特别好奇，又特别兴奋。我想：“我要努力学习，将来当一名好医生。”参观完后徒步返回学校，吃完晚饭，同学们纷纷地回到宿舍。

北京的冬天黑得早。当我走出饭厅时，一下愣住了，眼前的楼房的一模一样，都是前苏联专家设计的筒子楼。我也记不清住的几号宿舍楼了。我一个大山里的娃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就像

我的大学

王永堂/口述 谢可芝/记录

来到学校已是晚上10点多了，当大巴车进入北京医学院校门时，只见校门上方悬挂着“热烈欢迎工农兵学员”的横幅，站在校门两旁的教职工敲锣打鼓，欢迎我们的到来。随后由工作人员把我们分别带到各自宿舍。这一晚，我兴奋的怎么也睡不着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能来北京上大学，现在真的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北京医学院上学了。这一天是1970年12月28日。

第二天，办完入学手续。我们从安康来的8位同学，4个分到药学院，4个分到临床医学系，我被分到临床医学系。系上由系党委书记、系主任、系指导员、工宣队、军代表集体领导。按军队编制设班、排、班。接着就是入学教育。

各系组织学员参观天安门。北京12月的天气寒冷，但我们心里却热乎乎的。一大早，迎着东升的太阳，从海淀区徒步走到天安门。天安门在初升的太阳映照下格外壮观。接着我们一一排着队，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浮雕。我深深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是由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不由得我又想起父亲常给我讲的“他参加了中国工农解放军，解放西安、汉中、成都打仗时身边牺牲的战友和无名的战士”的情形。我心里暗暗地说：“我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更要珍惜这次上大学的机会，好好学习！”

参观完校园后，学院又安排一个星期的学习。首先由当时负责学院入学教育的马旭（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在大礼堂（跃进厅）学习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他说：根据毛主席关于要从事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队当赤脚医生。你们是从部队里卫生员、农民、工人中由群众推荐选拔而来的，一定要肩负重任，努力学习，学成后再回到生产第一线，为群众防病、治病，做一名群众信得过的好医生。学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讲了校史，北京医学院前身是国立专门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是中国政府依靠自己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医学学校。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沧桑，

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不知东南西北。后来边走边问，才找到自己住的宿舍。当时宿舍是系里随意安排的名单，天南地北的同学还不熟悉。一天的参观学习，又累又冷，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我真是长见识了啊！北京好好好啊！我能在北京上大学，我骄傲，我自豪！

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半夜醒来不知睡在什么地方。第二天清晨天未亮，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响起，军代表在宿舍外喊：“集合！集合！”出操！学员们急忙起床，晕头转向，不知跑向何方，闹了不少笑话。现在回头想起来，那时的我才17岁，还偏瘦，个子不高，穿着母亲缝制的对襟布纽扣的便衣，穿着红军纳的千层底的布鞋，斜挎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军绿色书包，和同龄人相比，还真像一个十几岁未懂事的“中国娃”。

第二天上午，各系分别组织学生参观学院的建筑布局。北京医学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府林立的学院路。历史悠久，建筑比较古老，是前苏联专家设计的“赫鲁晓夫式”的筒子楼，依次排列。分别是教学楼、药学院、生理楼、解剖楼、生化楼，后面是几排宿舍楼，还有一幢留学生楼。

大礼堂位于学院的东北角，也叫饭厅，又称“跃进厅”，有着1958年大跃进时的印记。边走边听老师的讲解，我时不时地点头。学校好气派啊！好壮观啊！我要在这里生活，学习啊！我的大学——北京医学院。

参观完校园后，学院又安排一个星期的学习。首先由当时负责学院入学教育的马旭（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在大礼堂（跃进厅）学习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他说：根据毛主席关于要从事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队当赤脚医生。你们是从部队里卫生员、农民、工人中由群众推荐选拔而来的，一定要肩负重任，努力学习，学成后再回到生产第一线，为群众防病、治病，做一名群众信得过的好医生。学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讲了校史，北京医学院前身是国立专门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是中国政府依靠自己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医学学校。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沧桑，



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医学教育家，立志通过发展医学事业，增强人民体质，以洗刷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第一届校长汤尔和在开学典礼上说：“促进社会文化，促进文明，减少人们痛苦，用学术来和外国竞争”，定位了学校的办学目的。在漫长的岁月中，北京医学院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医学人才，可以说是“中国医生的摇篮”。

接着由著名的消化生理学家王志雄教授讲话，他是1942年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后同一批杰出的杰出学者特地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他说：“首先欢迎工农兵学员来到北京医学院，希望你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大学。”动员报告后，由北京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波做总结发言，刘波是《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夫人，《林海雪原》中女卫生员“小白鸽”白茹的原型，抗日战争时期入党，长期从事医护工作，山东人，个子高挑，齐平的短发，显得干脆利落，直言爽快。她说：“你们是工农兵学员，你们肩负着重任，你们来自工农兵，来自服务工农兵，不要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保持工农兵本色，学好医，做白求恩式好医生。”

我们那时对《林海雪原》中“小白鸽”的原型刘波副书记的崇敬心情全体立起，报以热烈的掌声。

入学教育动员报告结束后，接着分院系组织学习“老三篇”。何谓“老三篇”？是毛主席著作中的三篇短文，分别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也是毛主席著作中的精华，有着深刻的意义。

接着就是野营拉练。“拉练”是军队里一个重要的训练项目，是为了增强部队官兵的体质及加

强战斗力的一种训练。1971年1月，正直寒冬，三九寒天，学院组织野营拉练，历时一个月。全院模拟解放军的建制，学院按系编为班、排、连，班长由学员担任，排长由学员或教师担任，连长由工宣队或军宣队队员担任。学员们整装待发，这天一大早，全院集合在大操场上，当时革命委员会文队（军代表）一声令下，北京医学院全体工农兵学员野营拉练正式出发！沿着通县、顺义、怀柔、密云、昌平，最后翻过北京北部的燕山。拉练就是要翻山越岭，专练羊肠小道走。第一天，我背的铺盖卷又沉又重，困个头又小又瘦，在长途跋涉中一个不小心就崴了脚，走一步崴一下，很快就掉了队。各连组织有宣传队，站在路边的高处，进行鼓励宣传，编着快板，这个场景酷似电影《长征》中的一个镜头。

有时要急行军，快速通过封锁线，在那崎岖的小道上穿行，有时要传口令、暗号。“长江”对“黄河”，“泰山”对“华山”，一天走下来，精疲力尽。晚上分散居住在老百姓家里。北京郊外，长城脚下，冬天特别寒冷，睡的都是土坑。房东热情地把炕烧的热热的，前半夜背始终是烫呼呼的，到凌晨三四点后又又被冻得冰凉冰凉的。早晨起来，要学习解放军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牢记。

历时一个月的野营拉练，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的体质，加强了组织纪律性。

（系列之二）

私人档案

丫子水事

李永恩

连绵的山脊不经意间凹陷了一截，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丫子。丫子上有所学校，叫“新民学校”，当地人却习惯称为“庙丫子学校”。学校前面加个“庙”字，是因为多年前这里曾供奉过神灵。

28年前，一纸调令，使我与丫子学校有了交集。那时，一条七八公里蜿蜒的石渣子路把学校与316国道联系起来，民间有句形容当时路况的俗语，叫“天晴硬似钢，下雨一包汤”，足见当时出行的不便。晚上办公用的是煤油灯，它的亮度无法跟目前家用的灯相比，如果把灯芯挑长点，亮度会增加不少，但每月发的三斤煤油能够用吗？令人困惑的是，无论如何使用，第二天醒来鼻孔里总是黑乎乎的。

那时学校面临的困难很多：校舍破旧，教员数量不足，学生们每天天不亮从梁架梁出发，晚上月亮升起来了，有的学生才回家。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教师们的工作热情很高，彼此的关系要好，像家人，又像战友。除了上课、批阅作业外，教师们还经常结伴儿抽时间家访，老百姓们朴实厚道，总是用最热情的态度来接待我们。

当时，我们在生活上面临的困难是用水。丫子地处牛山的半山腰，按说这么高的海拔，应该不缺水，俗话说“山高水高”，可这里偏偏缺的就是水。面对缺水，一位老人曾给我讲过原因：“我们小时候，从丫子到牛山山顶都是树，那时的树很粗，随便砍倒一棵树，都可以做梁柱。那时的树很高，高的好像伸到了云霄。没树的地方，都长着深深密密的野草。这样，雨水就被天然地贮存起来，村民们用水根本不用走多远，在房前屋后的树林下随便挖一个澡盆大小的深坑，就有享用不尽的清流。然而，‘大炼钢铁’那几年，山上的树木很快被砍光，从那时开始，这里就开始缺水，且逐渐成为穷山恶水。”

因为缺水，人们明白了树木对于人的生存意义。然而，想要回到从前，又谈何容易？眼下，村民们吃水只能靠山脚下唯一的泉眼。丫子学校近20位教师的生活用水，全靠教师陈师一个人挑。每天早晚，陈师都要去挑几担水，然后贮存在一个大水缸里。说是泉眼，却听不到泉水流动，只能看到一滴一滴的水从一面两人多高的石壁上渗出，然后一滴一滴地落在一个缸里。泉边有三级台阶，挑水人踩着石阶弯腰舀水。泉水距离学校有一里地。陈师不善言语，他经常挑着一副大水桶，迈着艰辛的步子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水来之不易，所以用起来格外珍惜：主要用于做饭，每位教师每天只能灌一壶开水。这一壶开水，我们白天渴了喝它，晚上洗脚用它，最终把它洒在地上，避免扫地时扬尘。有句形容丫子当时缺水的说法叫“丫子得水费如油”，一点都不夸张。陈师善良，他每天也想多挑几担水供老师们

用。然而，泉眼渗出来的水，还要供应附近两个生产队的社员们用，丫子附近的人口虽然没有城镇稠密，但加起来也有几十口，一旦挑水的人“碰头”了，泉水咋能供应的上？如此这般，陈师也没有办法，他因此也得罪了一些年轻人，但后生们最终还是理解了陈师。

因为水太缺，所以丫子上人们洗衣服洗头的次数就少，这么一来，丫子上的人就显得不干净不精神。这样的小伙子，又怎能顺利地娶到漂亮媳妇儿呢？这么一来，丫子就成为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光棍村”。

3年后，我调到条件优越的镇上学校。掰指头一算，离开丫子已经二十五六年了，期间多次听说丫子的变化很大，可因为忙一直没功夫去看。今年，中秋与国庆喜相逢，8天长假里，我抽半天时间去了一趟丫子。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在鸟归大雁不时地叫声中，在沿途浓郁的桂花和菊花香中，我骑着电动车，顺着整齐宽阔的水泥大道北上，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丫子。

昔日的丫子学校已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时尚，是现代；四合院内，两栋三层楼房一前一后巍然耸立，学校的部室齐全，设施先进。第一栋楼的正前方，竖立着不锈钢旗杆，旗杆的顶端，鲜艳的国旗在迎风飘扬；四合院前面的古柏树，比以前更婆娑更郁葱。四合院南面的泥巴操场，现在铺着彩色塑胶，四周建有围墙。校园的四周，安装着太阳能路灯。

走进厨房，这里的厨具齐备，摆放有序；厨具都是现代化的，闪着熠熠夺目的亮光。厨房里的水路安装整齐，水龙头一开，水就哗哗地流出来。听值班老师说，十多年前，市区水电局的领导通过调查，派技术人员实地勘察，然后安排工程队在丫子西面的石壁上硬生生凿出一道石槽，铺设管道，把大功率的水泵放进新民水库里。这样，学校的吃水问题彻底解决了，附近的村民们也都因此吃上了自来水。

站在丫子上，举目四望，周围全是青山。北面，是看不到边的苍苍茫茫的松树，其他三面，或者是茶树，或者是果树，或者是风景树，向远处望去，繁华的大同集镇、千年古镇恒口尽收眼底。

站在丫子上，四周是如此的开阔清静，空气是如此的新鲜清新，在阵阵微风中，思绪的闸门打开；陈师挑水的情景成了特写，丫子处处有泉水的景象重现……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倒影



碧波荡漾



毛润摄

清泉石上流 李君摄

陈楚瑶/摄

安康市水利局、《安康日报·汉江周刊》联合举办“生态安康·秀水之歌”摄影暨美文大赛，向社会各界征稿。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qq.com 信箱，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否则稿件无法采用。如图片数量多，请压缩打包发送。谢谢合作！（策划：吴平 组稿：汪学政 卜一兵）